



延异之链

《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

Studi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s *Oedipus Rex*

杨俊杰 /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延异之链：
《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
Studi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s
Oedipus Rex

杨俊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异之链:《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杨俊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7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4320-6

I. ①延… II. ①杨… III. ①悲剧—戏剧文学—文学研究—古希腊
IV. I545.0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8595号

书 名: 延异之链:《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

著作责任者: 杨俊杰 著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320-6/I·27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alice1979pku@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3.25印张 200千字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求职时,我试讲的题目是“试谈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惩罚问题”。入职以后,也就一直想着要围绕索福克勒斯的这部作品作一种研究。德国学术界向来推重“博士论文”加“升职资格论文”(Habilitation)的模式,我也潜将这本《延异之链: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影响研究新论》当成自己任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升职资格论文”。这没来由的学术错觉,确实滑稽,却调动起莫名的热情,终至于完成这部书稿。

倘把比较文学限定为中与外的比较文学研究,这里所给出的,就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而只是一种对欧洲文学的研究,至多只是在世界文学领域里游弋。倘若可以另换一种观照的角度,以为比较文学可以是笼统的“跨”语言、“跨”民族而并不就是某一种特定的“跨”,则自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而至罗马的《俄狄浦斯》、德国的《破罐记》、法国的《橡皮》,便可以算是一种比较文学研究,一种世界文学意味的比较文学。我所在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恰好是鼓励追寻一种世界文学意味的比较文学的。

同事王向远教授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里,确切地强调“文学圈”之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价值。另一位同事张哲俊教授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实际上就是一种概论“汉”文学圈的著作。他的《杨柳的形象》(人民文学出版社)、《韩国坛君神话》(北京大学出版社),是对“汉”文学圈进行具体探讨的两则案例研究。这里所呈现的一种世界文学意味的比较文学研究,恰也是关于文学圈——或可谓“欧”文学圈的比较文学研究。

也许世界文学是一个市场,或是一片丛林。据说“欧”文学圈是这里的大资本家,是这里的狠角色。假设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大概,较为人道的遐想是,让“汉”文学圈(又或者还有其他的文学圈)成为另一位大资本家,以便给更远的将来保留一种相互接济的可能性。倘若如此,真正重要的话题便是——“汉”文学圈如何成为一位大资本家?这就要涉及一干需要探讨的问题,譬如“汉”文学圈是否仍然可能,“汉”文学圈的资本是什么,如何保值又如何增值等等。但无论如何,认真地向既有的这位大资本家学习,回味“欧”文学圈已有的丰富内涵,总是有益的。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的文学史”的经典	5
第二节 经典的影响限度简绘	19
第三节 三则影响的可行性预探	32
第一章 耻感英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正典	42
第一节 敏感的异乡人	42
第二节 俄狄浦斯的理性和担当	54
第三节 愤怒与耻感	65
第二章 焦灼的王：塞内卡的俄狄浦斯重写	78
第一节 命运的罗网	78
第二节 王的焦虑	89
第三节 焦虑的王	102
第三章 依稀的影：克莱斯特的俄狄浦斯戏仿	116
第一节 破罐变故闪烁其词	116
第二节 滑稽之言	130
第三节 俄狄浦斯的模糊倒影	142

第四章 似成之人:格里耶的俄狄浦斯改写	153
第一节 恋物者瓦拉斯	153
第二节 移动的迷宫	165
第三节 俄狄浦斯的成长的创伤	176
结 语	187
参考文献	190
后 记	204

导 论

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固然要以实证的事实联系为基础,却不应局限在单纯实证研究的框架里,这已是国内比较文学界近年来在热切地呼吁的。王向远教授的“超影响研究”^①、曹顺庆教授的“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②,均着意于文学特质的影响,意味恰在于此。^③这里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在欧洲文学里的影响,拟秉承这一研究思路,以可推定的影响关系为底基,探讨其所影响的文学作品的独特内涵。

① 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论》(王向远著作集第7卷),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1页:“‘影响分析’方法运用的第三个步骤,是在确认‘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接受影响者如何超越影响的问题,可以简称为‘超影响’研究的方法。其目的和宗旨是在确认和指出‘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与‘独创’的辩证关系。”《比较文学学科论》实系《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的修订再版。

② 曹顺庆、李卫涛:《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79—83页和第114页,这里是第83页:“……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点是文学性和文本本身,所以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可能的变异也将必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

③ 或也可将这些新的提法看作是对韦勒克1958年《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呼吁(尤其是要让比较文学研究回到文学研究)的合理内涵的吸收。参看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黄源深译,载干永昌等编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2—135页,又或者沈于译,载张隆溪主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22—32页(亦刊载于《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1—61页)。也可参看王向远:《比较文学系谱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尤其第155—159页。

完整地研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对鲜活欧洲文学传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恐非独力所能及,而旨趣大致也要归落于求全责备。这里则拟着重于分析主题学层面的“影响研究”,试图将主题学层面的影响归结于数种类型,以(古罗马)塞内卡的《俄狄浦斯》、(德国)克莱斯特的《破罐记》和(法国)格里耶的《橡皮》为代表,借用文学理论方面的术语,分别从重写、戏仿、改写的角度申述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影响,旨在对比较文学、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之间鲜活的有机联系作一种直观式的呈现。

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领域里,主题(Thema)、母题(Motiv)与题材(Stoff),以及与之相应的,主题研究(Themalogie)、母题史(Motivgeschichte)与题材史(Stoffgeschichte),是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一般说来,题材是作品的材料,母题是题材的基本概括,主题则由母题组成,而主题学也相应地可以分为题材研究、母题研究和主题研究等三个方面。其中母题研究,又可具体分作情境母题、人物母题和意象母题。^①依据“中西文学中的神话人物和文学作品人物尽管如数繁星,但能上升为人物母题的并不多。只有具备母题性质,有一定象征意义的人物典型,才能称之为人物母题,如西方的美狄亚、普罗米修斯、浮士德、阿巴贡等”,可知俄狄浦斯“其人”当属“人物母题”,而依据“普罗米修斯盗火受罚的英雄故事同样被许多作家所采用,它既为埃斯库罗斯的同名悲剧三部曲提供了素材,也为雪莱的诗剧《解放了的普

^① 参看曹顺庆:《比较文学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1—253页,尤其第252页。该论著也提到,其对题材、母题和主题的这一清晰辨认承传自赵毅衡教授和周发祥教授的著作,可参看赵毅衡和周发祥:《比较文学研究的类型》,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1页。

罗米修斯》提供了素材。但两位剧作家在面对同一题材时进行了不同的艺术处理”，则可知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属于“题材”。^①这里为简便起见，拟把文学传统里的俄狄浦斯故事称作“俄狄浦斯题材”。如此说来，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都是“俄狄浦斯题材”的一个环节——由此可谓“俄狄浦斯的文学史”的一个环节。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妇女》，亦同样如此。

这里还拟将“俄狄浦斯题材”缩至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所限定的“俄狄浦斯题材”，并将这“俄狄浦斯题材”的内涵界定为：作为侦查者的俄狄浦斯侦查出自己就是凶手。在如此界定“俄狄浦斯题材”内涵的同时，还将不让“俄狄浦斯题材”局限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所规定的时间、空间及俄狄浦斯形象本身。考察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影响研究，对象范围将是悬以“作为侦查者的某某侦查出自己就是凶手”为题材而又明确受着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影响的文学作品。

但凡保留英雄时代的情境而重新展现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之“题材”且又能够推定其影响的，可谓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改编”（不必拘泥于戏剧体裁）：“改编”行以喜剧的风格，可谓“调侃”；“改编”未行以喜剧的风格，则可谓“重写”。但凡脱开英雄时代的情境而将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题材

^① 《比较文学学》以上分别参看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第250页，第246—247页。而依据法国学者特鲁松《欧洲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主题》（*Le thème de Prométhée dan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的观点，俄狄浦斯故事大抵宜算作“主题”（而且是“情境主题”亦即 *thème de situation*，而非“英雄主题”亦即 *thème de héros*）。可参看 Manfred Beller, „Von der Stoffgeschichte zur Thematologie. Ein Beitrag zur komparat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n *Arcadia* 5:1, 1970, S.1-38, bes. S. 3-6.

转换至其他情境,也因此措置于别的人物身上却又明确可分辨其影响的,则可谓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新编”(同样不必限于戏剧体裁):“新编”行以喜剧的风格,可谓“戏仿”;“新编”非行以喜剧的风格,则可谓“改写”。

这便涉及又一群难于分辨的概念。如果勉强搜索英文概念以与这里的诸多概念对应,则“改编”大抵可谓 *adaption*，“新编”近乎 *transformation*，“改编”所辖制的“调侃”与“重写”或可分别通于 *burlesque* 与 *rewriting*,隶属于“新编”的“戏仿”与“改写”可对应于 *parody* 和 *travesty*。但很显然,这也只是强作对应。就这里所关注的改编类“俄狄浦斯题材”而言,“调侃”类的名篇实在很少,更遑论佳作。德国作家普拉滕(*August von Platen*)创作的《浪漫的俄狄浦斯:五幕轻松戏》(*Der romantische Oedipus. Lustspiel in fünf Akten*)确是一种对俄狄浦斯题材的调侃,但其所调侃的,是拉伊俄斯仍然在位时的俄狄浦斯故事,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框架相去甚远,故不可被看作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尤其是它的题材)的调侃(改编)。①塞内卡、高乃依、伏尔泰以及纪德的同名戏剧作品《俄狄浦斯》,抑或科克托的《地狱地器》等等,均属“重写”。至于霍夫曼斯塔尔(*Hofmanstal*)的《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Oedipus und die Sphinx*),其所探讨的是青年俄狄浦斯在与伊俄卡斯忒结合以前的故事,也与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框架相去甚远,同样不宜被看作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重写(改编)。至于新编,克莱斯

① 学界通常也更多地是结合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来谈普拉滕这部《浪漫的俄狄浦斯》所受的影响,譬如可参看 *Matin Holtermann, Der deutsche Aristophanes. Die Rezeption eines politischen Dichters im 19. Jahrhunder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4, bes. S.131-139.

特的《破罐记》是戏仿,^①格里耶的《橡皮》是改写。^②

第一节 《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的文学史” 的经典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所展现的俄狄浦斯的遭遇,不同于荷马《奥德赛》的勾勒。在《奥德赛》第11卷,俄狄浦斯母亲的

① 雪莱的《俄狄浦斯王:或独裁者斯威尔夫特》(*Oedipus Tyrannus; or, Swellfoot the tyrant*),也可谓戏仿的一种。有研究者指出:“其标题就表明这首诗体作品大概就是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调侃式的模仿,而且也确实,我们一开始起就能找见对索福克勒斯的确切的戏仿。第一个场景大概会让人不禁想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然而,其倚以为典范的更应是索福克勒斯的那部悲剧的第一个场景。那边是俄狄浦斯从王宫里出来见着了苦痛而且在哀求的忒拜公民们所组成的歌队,这里则是斯威尔夫特进入饥饿神庙遇着了一群苦痛而且在哀求的猪。雪莱当然是在对俄狄浦斯的王权与斯威尔夫特的王权进行一种戏仿式的比较。俄狄浦斯以富有同情心的无私精神关怀他的臣民,斯威尔夫特在猪面前却表现出了毫无怜悯之心的自私特点。”参看 Michael Erkelenz, “The Genre and Politics of Shelley’s Swellfoot the Tyrant”, 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47:188, 1996, pp. 500-520, here pp. 500-501. 雪莱的这部诗剧,已有中译,参看雪莱:《暴虐的俄狄浦斯:或暴君斯威尔夫特》,载雪莱:《雪莱全集》第4卷诗剧,第391—437页。

② 设若不局限于欧洲文学史的范围,罗提米(Ola Rotimi)的《神灵们是不可怪罪的》,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则均可谓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改写。关于前者,可参看该戏剧单行本的封底介绍:“在这出戏剧里,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题材被巧妙地措置到了非洲的土壤里。奥德瓦尔(Odewale)国王逐步地知悉那一定要被补偿从而让他的国家重得健康的凶杀与乱伦,展开过程富有戏剧的强度,而这是得益于这出戏剧的尼日利亚背景的。它于1968年在尼日利亚的伊菲艺术节(the Ife Festival of the Arts)上首次公演,此后在其他西非国家的舞台上取得巨大成功,并于1969年荣获非洲艺术戏剧竞赛一等奖。”参看 Ola Rotimi, *The Gods Are Not to Blame: A Pl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感谢韩滢同学从美国买回这本资料)关于《海边的卡夫卡》,可参看小森阳一:《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秦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尤其第1章亦即第1—34页。

鬼魂听从召唤,来到奥德修斯面前。她的名字不是索福克勒斯或者欧里庇得斯所说的“伊俄卡斯忒”(Iokaste),而是“埃皮卡斯特”(Epikaste)。她追忆的俄狄浦斯的结局,也并非索福克勒斯所展示而欧洲文学传统已司空见惯的自残和放逐。这位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仍在忒拜统治着卡德摩斯的子孙。^①

《奥德赛》这段文字,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神明们很快把事情的真相向世人公开”里的“很快”强烈地暗示着,俄狄浦斯不太可能有充裕的时间,在不知情的状况下与母亲(且不论伊俄卡斯忒抑或埃皮卡斯特)生下如是多的子女(安提戈涅、伊斯墨涅、厄忒俄克勒斯、波吕涅刻斯)。按照鲍撒尼阿斯(Pausanias)的证词,大抵“史诗之圈”里的《俄狄浦斯之歌》就已然说,这些孩子的母亲不是俄狄浦斯的母亲,而是俄狄浦斯在兼为母亲的妻子死后的续弦欧里伽尼娅(Euryganeia):

他们如何很快地公开呢,如果那四个孩子是伊俄卡斯忒给俄狄浦斯生的?他们都是从欧里伽尼娅生出来的,(她是)许佩尔法斯(Hyperphas)的女儿。明确说到(这一点)的是那位创作出了人们称之为《俄狄浦斯之歌》的史诗的(作

^① 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04页:“我见到奥狄浦斯的母亲、美貌的埃皮卡斯特,她本人不明真相,犯下了可怕的罪孽,与自己的儿子婚配,儿子弑父娶母亲。神明们很快把事情的真相向世人公开,但他在美好的特拜仍统治卡德摩斯人,按照神明们的残忍意愿,忍受痛苦。王后来到强大的守门神哈得斯的居地,在她把绳索系上高高的房梁自缢后,心怀嗟怨,给儿子留下无数的苦难,为母亲们报仇的女神们一手制造的祸患。”

者)。^①

其次,犯下弑父娶母过失的俄狄浦斯继续在忒拜为王,这与《伊利亚特》关于俄狄浦斯的说法是相容的。《伊利亚特》第23卷提到,欧律阿洛斯参加过忒拜为俄狄浦斯的葬礼而举办的竞技比赛。^②这就是说,俄狄浦斯的葬礼是安排了(英雄们参加的)竞技比赛的,一如阿喀琉斯为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配备竞技比赛。既然这荣耀通常只有英雄才能够配享,^③这便意味着俄狄浦斯辞世之时仍有相当威严。赫西俄德也有一个残篇说道,阿德

① 参看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Books VIII. 22 - X*, trans. by W.H.S. Jones,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pp.196-197: πῶς οὖν ἐποίησαν ἀνάπυστα ἄφαρ, εἰ δὴ τέσσαρες ἐκ τῆς Ἐπικάστης ἐγένοντο παῖδες τῷ Οἰδίποδι; ἐξ Εὐρύργανειας δὲ τῆς Ὑπέρφαντος ἐγγεγόνεσαν. δηλοῖ δὲ καὶ ὁ τὰ ἐπι ποιήσας ἅ Οἰδιπόδια ὀνομάζουσι. 尽管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论的,但所谓俄狄浦斯在早期文学传统里至少有过两次婚姻的说法是更有说服力的。科克(E.L. de Kock)在认真梳理有关争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果断而且富有说服力的裁定:“我无条件地认为,我们必须接受(俄狄浦斯)有两次婚姻。”参看 E. L. de Kock, “The Sophoklean Oidipus and its Antecedents”, in *Acta classica* 4, 1961 pp. 7-28, here p. 15. 科克的这篇论文,对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与此前文学传统的关联作了认真的梳理。尽管所提出的观点并不都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但其论述的清晰性以及观点的新颖性颇可赞叹,这里所作的有关阐述受其裨益良多。

② 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③ 《伊利亚特》的原文说的是“哄然倒下了的俄狄浦斯的葬礼”(δεδουπότος Οἰδιπότος τάφον),曾有学者认为所谓的“哄然倒下了”就是指俄狄浦斯由于遭遇了悲惨的安排而死去又或者自杀,但已被很多学者驳斥,可参看辛加诺(Ettore Cingano)的概述: Ettore Cingano, “The Death of Oedipus in the Epic Tradition”, in *Phoenix* 46:1, 1992, pp. 1-11, esp. pp. 1-2. 新的分歧主要在于,“哄然倒下了”是不是指俄狄浦斯在战斗中倒下。科克援引前人的小学成果指出,这里所谓的“哄然倒下”就是指俄狄浦斯在战斗中倒下,因为《伊利亚特》关于“倒下”的多处使用基本上都关联着战斗的背景。这也是很多学者持有的观点,尤其是罗伯特(C. Robert, *Oidipus. Geschichte eines poetischen Stoffs im griechischen Altertum*, 2 Bde., Berlin, 1915, S.108-118, bes. S.115ff)。参看 E. L. de Kock, “The Sophoklean Oidipus and Its Antecedents”, p. 9. 但辛加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倒下,尤其可参看 Ettore Cingano, “The Death of Oedipus in the Epic Tradition”, p. 6.

拉斯托斯的女儿阿尔革娅以及其他很多人来到忒拜参加俄狄浦斯的葬礼,^①这大抵也意味着俄狄浦斯葬礼是相当荣耀的。

早先这些希腊作品里的俄狄浦斯,也就与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有着较明显的差异。俄狄浦斯固然犯下了同样的过失,却并没有被城邦视作“祸害”,而是继续在忒拜称王,最终以英雄的身份荣耀地死去。随之而来的一个话题便是,索福克勒斯的新处理究竟是怎么来的,其中有哪些有可能是得益于别人的,又有哪些能够算作索福克勒斯本人独特构思或曰“原创”的呢?这话题也恰是科克(E.L. de Kock)所感兴趣的。

品达的“第二奥林匹克颂歌”在追述卡德摩斯家族不幸的时候,也谈及俄狄浦斯弑父的事情:

所以司命哪,它安排了祖辈们当时的结局,有着神圣的幸福,略有一点苦痛,而在另一个时候则是相反的情况:儿子注定遇见并杀死拉伊俄斯,实现皮托以前给出的预言。^②

这是这首颂歌第二组最后一节的内容。随后,第三组还说到俄狄浦斯儿子们的不幸结局:

① Hesiod, Fragment 135 (Fr. 192 MW), in Hesiod, *The Shield, Catalogue of Women and other Fragments*, ed. and trans. by Glenn W. Mo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00. 基本上可以确定,阿尔革娅(Adrastus' daughter Argea)就是波吕涅刻斯从阿耳戈斯娶来的妻子。

② Pindar, *The Odes of Pindar*, trans. by Sir John Sandy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pp. 20-21 (Olympian II): οὕτω δ' Μοῖρ', ἃ τε πατρώιον τῶν δ' ἔχει τὸν εὐφρονα πότμον, Θεόρτῳ σὺν ὀλβῳ ἐπί τι καὶ πῆμ' ἄγει παλιντρέπελον ἄλλῳ χρόνῳ: ἐξ οὐπερ ἔκτεινε Λᾶον μῦρμιμος υἱὸς συναντόμενος, ἐν δὲ Πυθῶνι χρησθὲν παλαιφατον τέλεσεν.

很清楚情况的复仇女神毁掉了这相互争斗的家族：波吕涅刻斯倒下以后又有特耳桑德继续着，他在接下来战斗里的表现是配得上战斗的。^①

不论俄狄浦斯和拉伊俄斯的“争斗”是不是“这相互争斗的家族”这句话所涵括的，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的厮杀肯定是包括在内的。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都没有提到俄狄浦斯儿子们相互厮杀的不幸故事，品达的颂歌的这个说法当另有出处。通常都将其来源归至如今只剩下证词的《忒拜之歌》。譬如，格里菲斯(R. Drew Griffith)就指出：

……波吕涅刻斯与厄忒俄克勒斯的争斗源于他们的父亲的诅咒，第二奥林匹克颂歌没有提到这一点，《忒拜之歌》残篇亦即艾伦(Allen)所编辑的第2章第8至10行的文字则明确地给出了。品达第二奥林匹克颂歌所想到的，显然就是那段文字。那位史诗诗人也恰好说到了俄狄浦斯的家产，复仇女神，还有他儿子们的永恒争吵。按照《忒拜之歌》的讲法，俄狄浦斯诅咒了他的儿子们，他们不可能友好地分家产。既然第二奥林匹克颂歌在遣词用句方面明显得益于《忒拜之歌》，也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品达其实知道那首史诗的

^① Pindar, *The Odes of Pindar*, pp. 22-23: ἰδοῖσα δ' ὄξει' Ἐριννὸς ἑπεφνέ οἱ σὺν ἀλλαλοφονίᾳ γένος ἀρήιον· λειψθη δὲ Θέρσανδρος ἐριπέντι Πολυνείκει· νέοις ἐν ἀέθλοισι ἐν μάχαις τε πολέμου τιμώμενος, Ἀδραστιδῶν θάλος ἀρωλὸν δόμοις.

全部讲法,也就是说,包括了父亲(按:指俄狄浦斯)的诅咒。^①

这就是说,品达倘若承续“史诗之圈”《忒拜之歌》有关俄狄浦斯父子的讲法,展现厄忒俄克勒斯与波吕涅刻斯的相互厮杀,则必定知悉且认可俄狄浦斯对儿子们的诅咒。

《工作与时日》曾将两场战争相提并论,概括以“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其中一场是特洛伊之战,另外一场发生在忒拜。^②关于这场发生在忒拜的战争,赫西俄德是这样说的(第161—163行):

其中一些人哪,不幸的战争和可怕的厮杀,把他们弄死在七座城门的忒拜前面,卡德摩斯的土地上,他们为了俄狄浦斯的牛群而在打仗。^③

① R. Drew Griffith, “Oedipus’s Bloodthirsty Sons: Love and Strife in Pindar’s Second Olympian Od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10:1, 1991, pp. 46-58, here p. 50. 品达的第二奥林匹亚颂歌是学界关注的热点,有研究者甚至说:“第二奥林匹克颂歌所得到的关注非其他任何一首品达的颂歌所能比,这首诗中段即第56行以及第四组歌唱尤其是第80行仍然还在谈的所谓死后余生的精妙内容大抵是引得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参看 Frank J. Nisetich, “Immortality in Acragas: Poetry and Religion in Pindar’s Second Olympian Ode”, in *Classical Philology* 83:1, 1988, pp. 1-19, esp. p.1) 格里菲斯的论文敏锐地抓住恩培多克勒的爱与争斗的哲学思想与品达所要赞美的对象之间的渊源,对品达吸纳卡德摩斯、阿喀琉斯等神话故事的内在思路作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解读。

② 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

③ Hesiod, *Theogony, Works and Days and Testimonia*, ed. a. trans. by Glenn W. Mo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0: και τοὺς μὲν πόλεμος τε κακὸς καὶ φύλοπις αἰνῆ τοὺς μὲν ὑφ’ ἐπταπύλω Θῆβη, Καδμηίδι γαίη, ὤλεσε μαρναμένους μῆλων ἕνεκ’ Οἰδιπόδαο. 也可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第6页。这里为强调“俄狄浦斯的牛群”或者“牛群战争”起见,故重新作了翻译。